

，這些話，像水壓在他的心頭，又像火燒着他的肺腑。好幾次，他想開口，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塞住他的喉嚨，臉部發紅發熱，說不出話。幾位老人家，看到了這場面，啼啼哭哭，哽咽哭泣。

手拿一杯是燒酒，飲落肚內解憂愁，

想卜嫁君做牽手，父母束縛沒自由……

酒鬼六，酒一醉，兩脚亂跳亂跳，雙手指天畫地，口中亂唱亂哼：「喂！紅目仔！走！走！到菜店飲燒酒也好，賭博也好，厝倒，五穀沒，煩苦無法度。」說着一手握着酒瓶，一手捉紅目仔的手，猛力粗魯的推着。紅目仔知道他醉了，不理他，可是酒鬼六從口中吐出追人的臭酒味，陸陸續得紅目仔像要停止呼吸，他趕快用另一手遮着鼻孔，連連搖頭說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你要飲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

兩人推拉拉，酒鬼六，搖搖擺擺，一脚踏滑了，跌倒在地上，滾了一個解斗，一身是泥，起來哈哈大笑，紅目仔順機會溜走了。拉着牛哥仔，愁眉苦臉，默默地也走出去，衆人瞪着他的背影，心頭浮起了幾種不同的感覺。

在這百感交集之下，方亮擡起頭，用有力的眼睛，掃視了衆人一下。

「我們決不能聽他的話，我們這一代悽慘就夠苦的，爲了我們的苦難和下一代的幸福，我們要活下去，堅強地活下去，我們要掙扎到底，奮鬥到底！」方亮激動而又理智的聲音，宏亮地對這些在绝望邊緣摸索、猶豫、徘徊的人群心中，像打了一針強心劑，方亮舉起強有力的雙手，捏緊了拳頭，擦掉頭上的汗。

「對的！對的！我們要重建家國，爲了後代的子子孫孫，無論風風雨雨，做牛做馬的勞苦，我們都要把海岸建築起來，這是我們後代千萬子孫的生命線，更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。爲了愛，爲了要活下去！活下去！」教君表示讚成方亮的意見。

「從現在起，我們應當從頭做起，趕快把倒了的厝再擡起來，而後再設法解決我們的肚子問題。」吉強向呆着相望的衆人，提起現實切要的意見。

他們各人散走了，爲了工作竟忘記了大家都沒有吃早飯。

太陽光射照着大地，受暴風雨摧殘後的村莊，田園，到處蒸發起一種新生的氣息。

天災，大水無情，時間的流逝更加無情。兩個月後，這破碎殘缺的村莊，因爲受到了政府多方的救濟和補助，新的草屋，一間，一間……漸漸蓋起來，又重新點綴了這新的村莊。小孩子，蹦跳起來，喊叫起來，老頭也忘記白了的頭髮，深了的皺紋，一切的一切，全像那村莊前面大榕樹枝頭上的綠色的嫩芽，在這風雨後再生長了。

海岸——生命的希望和生存的保障，在衆人日夜勞力和汗水的合作下，像座廣寬鋼鐵做的橋樑，從村莊的東南向西北一直伸展到海上。將近三百公尺的海上，處處佈滿了人的腳印和牛車的深溝。有的用糞糞挑着白色的殼，混合着牛車運來的灰色細沙，鋪在岸上一面，打下排排的木樁，安放蛇籠，整個村莊的人，莫不爲這鐵壁鋼牆的生命線而感到驕傲。

臺灣西部海岸，沿岸的泥土都含有濃厚的沙質和鹹分，加上冬天季節風的侵襲，能够種「稻米」的地方少得可憐，土地十分之八九都種薯蕷，落花生及其他雜糧。居民一半是在田園工作，一半在海洋裡撈取生活的資源。附近幾個小村莊，時時可以看見牛車滿載牡蠣而歸，三三兩兩擗着漁網的人來來往往。夏天草屋上一縷縷的黑煙，嬌嬌如蛇樣的滾上天空，幾隻海鷗翱翔於蔚藍的天上，朵朵的白雲和海上點點的帆影，構成了一幅海的美麗圖案。

方亮，毅君，強吉三個人，吃完了午飯，在新的草屋簷下，藉着閒談來恢復幾個月來身心的疲勞。他們是從同一個農業學校畢業的，又是最好的朋友，各人的志向都很遠大，但是爲了經濟條件的困難，三個人都是讀完了農後，便無法再走上理想的路，三個人談今憶舊，不覺往事歷歷如昨，事如春夢，百感交集，感慨萬千。

「方亮兄，我想今年我們的計劃又失敗了，農作物受了這一次水災的損害，使我們不得不改變原定的計劃。」強吉想到本來今年要先讓方亮去投考農專的事，很難過地向方亮提出了這段抱歉的話。

毅君和強吉原來的計劃是要先讓方亮投考農專，繼續研究他們三個人共同的希望——一種適合於沿海種植的陸稻，而他們兩個在後面做經濟的支持，等經濟條件富足，他們兩個再繼續升學。三年來這個夢，都不能實現，他們只有默默地在田園中工作，偶而到農會去做臨時辦事員，毅君忍不住地開口了。

「不必失望和灰心，天災雖可以變更我們的計劃，但絕不能改變我們意志的方向。只要腳踏實地，向希望的大道邁進，總有達到理想的一天，在這苦難的時代裡，我們只有勇敢的征服命運。」毅君的話，說得最爲動人。

陽光射進了草屋簷下的陰影，方亮帶上笠仔，牽着牛，揹着犁，從厝後的林投樹叢裡向田裡急急的走去。毅君，強吉，各人提着鋤頭，挑着糞箕和竹籃，跟在方亮的後面，背影消失在麻黃樹夾着的路的轉角裡。（未完，下期續）

衛成字第4675号

標商註冊



◎ 試藥兒童坐索即寄  
第一須要服此藥  
治蛔蟲蛲蟲為  
兒童是先  
保 健

台中市中正路二七〇號  
應安堂製藥廠  
本病癟瘧純日本  
藥局方標準  
藥品調劑